

南華真經注

古逸叢書三編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注

中華書局影印

一九八七年據北京圖書

館藏南宋刻本原大影印

古詩集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
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
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
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
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為則隨
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
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
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
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二言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言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
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
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
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

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
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
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
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
之壬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
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
離塵埃而返真極者也



逍遙遊

亦作消搖游

順化逍遙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

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於

乎逍遙游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事宜鵬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

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慮其夫又可惜心於其間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扶搖風名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

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

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

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音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无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

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鷹字音陸字一音於角反或作與書立音預

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

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无窮决起之飛不能无困矣 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

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 蜩與鷦鴂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无以自貴於小鳥

小鳥无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道遙一也 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

培 裴

闕 於葛反

搶 七良反

枋 方

莽 莫浪反或

莫郎反

蒼 七蕩反

或如字

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之二虫

謂鵬

謂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

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无待之人遺彼忘我真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統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游於无小无大者无窮者也真乎不死不生者无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无待也

奚以知

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

卷之四

極變道送

廣古曠反

數

色主反
下同

司馬云風曲上
行若羊角

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
之懸也比於衆人之

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亦分不可
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

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
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也

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
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

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

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

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也定乎內外之

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境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

此過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間於世也雖然猶

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无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

數音朔

辯變也崔本
作和

然善也

冷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

以一時而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

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

无所不乘者无待耳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

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道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无待而常通宜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特况有待者之巨細乎

故曰至人无己

无己故順物而神

無己道遠

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

聖人

无名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

治則无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且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于不治

為之出乎无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无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

斯之由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

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穆契為匹矣何以

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况乎若不擊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浴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平内主斯有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乎

君予无所用天下為

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无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由之地雖異其於道

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

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

無功道遠

庭 勅定反

藐

音貌反 妙紹反

射

夜又食 亦反

淖 昌略反

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

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

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之。緇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懽恠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

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

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去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

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无此理

之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

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

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立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

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

之人也物莫之

傷

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已况溺熱之